陸子學譜

陸子學譜卷之十四

弟子九

陸川龐　嶸校

鄧中孚

鄧中孚、里居官階、俱無考、師事先生甚篤。嘗以書自述所學、先生答書勉之、云承示進學證驗、此乃吾友天資朴茂、立志堅篤、故能如此、可喜可慶。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乃吾分內事耳。若不親師友、汩沒於流俗、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豈不可憐哉。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今吾友既得其本心矣。

纔此能養之而無害則誰得而禦之如木有根苟有培浸而無傷戕則枝葉當日益暢茂如水有源苟有疏浚而無壅窒則放流當日益充積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何時相見諸當面盡未問千萬勉旃以卒賢業

按先生答中孚此書尚有後一半已見第三卷

張行已

張行已官階里居亦無考或云即象山之山主也師事先生結屋於象山之上先生題其所居之堂曰明德見先生五十歲年譜

劉敬夫劉定夫

劉敬夫名思忠進昌南豐人淳熙八年進士仕至瑞州通判

與弟定夫並師事先生、亦偕往問學於朱子、先生五十歲年譜云、南豐劉敬夫學周禮、見晦菴、晦菴令其精細考索、復見先生、問見朱先生何得、敬夫述所教。先生曰、不可作聰明亂道章。如鄭康成注書。枘鑿最多。讀經只如此讀去、便自心解。注不可盡信。或是緯語。或是莽制。傅季魯保社中議此甚明。可一往見之。於是敬夫往問於季魯、云定夫亦嘗與朱子論學不甚相合。先生答朱子書云、劉定夫氣稟倔強、恣睢、朋儕鮮比。比來退然、方知自訟。大抵學者病痛、須得其實、徒以臆想稱引先訓、文致其罪。斯人必不心服、縱其不能辯白。勢力不相當。强勉誣服、亦何益之有。豈惟無益。亦以害之。則有之矣。先生答胡無相書云、定夫約早晚登山、蓋定夫師事先生、亦結屋於象山也。性好為詩、積成卷軸、先生甚許可之、嘗題

其詩軸云、人生不更涉、何由知險艱、觀君一巨軸、奚啻百廬山、一日先生感歎時俗汩沒、未有能自達者、因歌定夫所為象山詩云、三日觀山山愈妍。錦囊收拾不勝編。萬山攖攖何為者。惟有雲臺山巋然。

先生嘗有語云、事有難易、定夫初來、恐難說話、後來却聽得入。覺得顯道晁仲說話難、

先生又說定夫舊習未易消、若一處消了。百處盡可消。顯道謂晦翁逐事為他消不得。先生曰、不可將此相比。他是添

張少石

張鎮、字少石、建昌南城人、淳熙八年進士、十四年、從先生講學結屋於象山之上。先生題其所居齋名曰珮玉、以其下澗水清琤可聽也。又題其所居小室曰封菴、

張伯強

張伯強、里居官階無可考、或云、亦象山山主行已之羣從也、淳熙十四年、結屋於象山之上、從先生問學、象山精舍正廳事曰養正堂、左為居仁齋、右為由義齋、伯強讀書其中、又自為退休之室、在林壑幽處、與行已同居、先生題其額曰儲雲、

周伯熊

周伯熊、南城人、字伯熊、以字行、中紹熙元年庚戌科進士、先生年譜云、乾道八年、先生成進士、七月。至家、問道者日盛、周伯熊來。先生問學何經、對曰、讀禮記、曾用功於九容乎、曰、未也、且用功於此、後往問學於晦菴、晦菴曰、仙里近陸先生、曾見之否、曰、亦嘗請教、具述所言、晦菴曰、公來問某、某亦不過如此說、

周孚先

周孚先里居官階無考、止見先生五十歲年譜、蓋結屋於象山之上而從學者也、先生題其所居曰志道云

桂德輝昭然

桂昭然字德輝、信州貴溪人、師事先生最蚤。乾道八年、先生既成進士、歸家、需次、德輝即來從學、先生作與包顯道書云、貴溪桂店一族甚盛、其子弟有德輝者、今夏來處茅屋云、按德輝後登慶元五年進士、其歷官所至未詳、桂店即今之鷹潭、距貴溪縣四十里、桂氏之族至今猶稱盛、衣冠文學相望不絕

周元忠良

周良字元忠、建昌南城人、嘉定七年進士、早從先生問學。所

至必侍行、當在臨安、與楊敬仲簡、胥必先訓同侍先生遊西湖、元忠與必先奕棋、敬仲為長句二章、以紀其事、詩今見慈湖遺書。又與羅春伯點、廖晉嘗應其招、晉辭函丈、以書來問學、言疑者滿腹、皆未得吐、先生答書云、元忠在此雖稍久、殊覺未卒通、初以春伯處相喚、繼以許尉事、皆不得不應者、又相聚時亦無汲汲如不及之意、雖云有不自安處、終未痛切、自疑而後釋也、而後辭也、疑之極、必有汲汲皇皇不敢頃刻自安之意、乃能解釋、向來元忠心志畢誠、故與言者必有感動、行檢嚴整、故與處者必有繩約、年來此功寖不如舊、元忠本謂欲改其固滯介執之意、反損前日之善、而固滯介執之實則未之有改、但換易形模、元忠自不知耳、學之不進、明之不足、暗於大端、自是已見而不開君子之大道、固其宜也、所諭

滿腹之疑。皆未得吐。若自是之意消。而而不自安之意長。則自能盡吐其疑。及屯章疑釋。則所謂滿腹者其實不多。但當其不明時。自膠固達泥。故多事耳。相見不能決白。乃以紙筆達之。此亦自顛倒。然事又不可概論。或恐因此省悟。未可知也。元忠得書。旋歸就學。淳熙十四年。先生既得貴溪之應天山。精舍於山名象山。授徒其間。四方聞風而至。嘗不下數百人。元忠亦結廬其上。先生嘗以事歸金谿。未至。元忠作書請先生登山。併請示期。先生答之云。積雨退想。風練飛雪之壯。甚願與諸公緒經其間。以俟玉芝之茂。倘有意於此。何以期爲霽日媚景。晴雲絢文。此吾命駕時也。今日平分一春。羲和會少出。幽陰綫豁天衢。照臨吾徒。成此盛集云。

黃日新

黃日新里居官階未詳、或云金谿人、先生與書云、與同舉送則先生鄉舉同年也、先生無意應舉紹興三十二年壬午歲以李侍郎浩勸駕、始以周禮應試舉第四人、十月丁丑發未赴禮部試、又十年至乾道七年辛卯歲復以易經與鄉舉明年成進士、日新與先生同舉、未知是壬午抑係辛卯也、先生與書規勸甚至、必可與進道者、今附先生與日新書於後云、

執別彌年、比復得一見、目足下之貌、耳足下之言、知足下之學甚稱其所以為名。欣喜踴躍、不以今日之同舉送而以其同心志也。善惡邪正、君子小人之各以氣類相從、蓋如此、雖然此有大可畏者、以夫子之聖、孟子之賢、猶不免叔孫臧倉之毀。僕與足下蓋所謂志乎善與正而君子之徒者也、繩之以聖賢之事、固有不勝其任者、然聖賢之所與也、亦聖賢之

所貴也。若志夫邪惡之小人。則固與我薰蕕矣。盍體主人吠畝見僕與足下之所與。殆惛吠之招也。吁。可畏哉。彼習俗。蔽於闒見。以陷於惡。而失其本心者。不可遽謂之小人聞善而恭知過而懼。皆君子之徒也。若乃覩善人。聞善言。見善行。而狠狽自若。無所忌憚。悲黠姦慝。常有毀傷善類之心。此所謂志夫邪惡之小人。而聖人所用發藥之遺以說其桎梏者也。其甚者亦獨能使之革面而已。喜怡吠者。盍此流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足下其識之。僕之言將若左契。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其身。此僕之所聞所知而未能者。願與足下共講而共由之。

劉伯協恭 弟伯文

劉恭字伯協、建昌南城人、紹熙元年庚戌科進士、嘗仕爲浙江瑞安宰、歷官階至中順大夫、早從先生爲學淳熙十六年己酉歲、侍先生遊翠雲寺寺在金谿雲林山蓋三十六峰最勝處也先生題寺壁紀同遊之勝言劉伯協戒子朝餐又云伯協誇翠雲泉石不減廬阜云、先生嘗作書與江西帥及倉漕諸使極言郡邑官吏貪殘之害伯協以書規勸謂其人家世貴盛不必逢其怒且居是邦非其大夫恐於名分未安先生以書答之云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爲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爲家替若簞食瓢飲肘見纓絕而人有義理正爲家興吾人爲身謀爲子孫謀爲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爲忠其自謀者或不然亦是不忠於吾身矣某

向來匡匡之志素有不在利害間之語正爲此耳來示所謂輕犯名分之語甚未當理名分之說自先儒尚未能窮究某素欲著論以明之流及近時爲弊益甚至有郡守貪黷庸劣爲厲民之事縣令以義理爭之郡守輒以犯名分劾令朝廷肉食者不能明辯其事令竟以罪去此何理也理之所在匹夫不可犯也犯理之人雖窮富極貴世莫能難當受春秋之誅矣當此道不明不行之時羣小席勢以從事亦何嘗不假借道理以爲說顧不知彼之所言道理者皆非道理也倘不以斯言爲罪敢傾倒以畢其說伯協得書謂先生言固是然道大何所不容先生又答書云某之說正吾人大趨向大旨歸所當先辨者此之不辯而規規然以聲音笑貌爲道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孟子所謂不知

務不知類也。

伯協爲瑞安宰時、與陳君舉徐子宜蔡行之等交好、嘗載酒遊趙氏園亭與君舉叔靜道甫子宜行之同集、小雨新霽、君舉有詩云、上已所餘春有幾、不堪春雨付春愁、君能載酒知誰似、我欲看花不自由、倚岸小舟謀未定、隔林斜日欵相投、尋苔踏遍歸燈去、收拾殘紅插滿頭、君舉又有奉陪王德修登觀潮閣兼呈邑宰劉伯協詩云、觀潮閣在東溟上、有客來登自華陽、不道雪山迴老柏、却看朝日上扶桑、勝遊氣合南三都、（原注云司楊並也劉江西人）妙盡家傳晉二王、後會不知誰與繼、爾江吾海永相望、二詩今見止齋集中、

劉伯文名與官階俱未詳、或云伯協羣從兄弟、同學於先生者也、先生三十四歲年譜記朱齋遺云、到陸宅、先生所以誨

人者大概是令人求放心不復以言語文字為意陳正已劉伯文皆不為文字云云然則伯文蓋從學於陸子之家者也

黃循中 李舜鱗附

黃循中里居官階未詳或云臨川人即紹熙元年進士名若訥者也先生集有與循中書云某山居講習粗適素懷荊門之命固出廟朝不忘之意然雖未有為吏之興幸尚遲次可徐俟去就耳人之不可以不學猶魚之不可以無水而世至視若贅疣豈不甚可歎哉穹壤間竊取富貴者何限惟庸人鄙夫羨之耳識者視之方深憐甚憫傷其賦人之形而不盡人之道至與蟻蟲同其飽適好惡虛生浪死其在高位者適足以播惡遺臭貽君子監戒而已此固循中所宜深曉弟居今之世不得不申言之諒亦不厭於此也循中嘗與朱子門

人江德功論學述所論質之先生先生答書云江德功質本庸闇加以所學之繆豈復有可論者所惜吾友爲其所引辯於其不足辯也古書有明理之言有教人用工之言如中庸首章惟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及謹其獨是用工處次章惟致中和是用工處他辭皆明理之言推此可類見與晦翁往復書錄往伯珍舜輔會次幸示之按舜輔姓李莫知其里居官階蓋先生門人多至數千人固不能盡傳也

陶贊仲

陶贊仲里居官階未詳或云南城人即慶元五年進士陶述或云嘉泰二年進士陶述堯也嘗從學於先生踐履篤實先生既之荊門贊仲聞晦翁因無極之辨與先生牴牾以書請問其故先生答書言太極圖說其學出於老氏并示以辨論

之由。贊仲因索先生三書及晦翁來書。先生又以書答之。贊仲好象數之學。先生以爲非身心所急。故書中併及焉。今附先生答贊仲二書於後。

先生與贊仲第一書云。某承乏將十閱月。未有善狀。冬春久晴。種不入土。春季嘗一致禱於山川之神。其應如響。山溪霖溢。田畝充然。自是又無大雨。地土以積乾易涸。今既踰月。又以旱告矣。勢甚可畏。昨日復致禱。詣之時雨亦隨下。然竟不能成澤。今早復叩之。亦以踈雨見應。未蒙霈然之賜。幸旱暵未解。猶有可望。不然。定當投劾以謝斯民也。太極圖說乃梭山兄辯其非是。大抵言無極而太極是老氏之學。與周子通書不類。通書言太極不言無極。易大傳亦只言太極不言無極。若於太極之上加無極二字。乃是蔽於老氏之學。又其圖

說本見於朱子發附錄。朱子發明言陳希夷太極圖傳在周茂叔，遂以傳二程，則其來歷爲老氏之學明矣。周子通書與二程言論絕不見無極二字，以此知三公蓋已皆知無極之說爲非矣。梭山曾與晦翁面言，繼又以書言之，晦翁大不謂然。某素是梭山之說，以梭山謂晦翁好勝，不肯與辯。某以爲人之所見偶有未通處，其說固以己爲是，以他人爲非，且當與之辯白，未可便以好勝絕之。遂尾其說以與晦翁辯白，有兩書甚詳，曾見之否？以晦翁之高明，猶不能無蔽，道聽塗說之人，亦何足與言此哉。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亦不過充此而已。學者趨事，當以此爲根本。若夫天文地理象數之精微，非有絕識加以積學，未易言也。某欲作一標著說，稍發易數之大端。

以排異說。曉後學坐事。奈未克成就。早晚就章。當奉納一本
何時合并以究此懷。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
後。論語曰、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曰、言忠信。
行篤敬。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
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曰、仁義禮智。樂善不倦。此等
皆德行事。爲尊爲貴爲上。爲先。樂師。辨乎聲詩。祝史辨乎宗
廟之禮。與凡射御書數等事。皆藝也。爲卑。爲賤。爲下。爲後。古
人右能左賢。自有定序。夫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曾子曰、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凡所謂藝者。其發明開創。皆出於古之
聖人。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也。然聖人初不尚此。其能之
也。毋以救人。不以加人。若德行中庸。固無加人之理。世衰道
微。德行淺薄。小人之有精力者。始以其藝加人。珍其事。秘其

說以增其價。真所謂市道。故風俗日以不美。流傳之久。藝之學益不精。而眩鶩之風。反更張大。學不辨本末。不知高下。夫有不爲此輩所眩者。吾觀近時談數學者。陋日益甚。妄日益滋。未嘗涉其門戶。得其師傳。安能辨其是非。但以前尊卑貴賤上下先後之義推之。則自知所決擇。諸妄之情。大概亦可見矣。作書畢。恐贊仲不能不惑於妄人庸夫之說。故復書此以助決擇。

其第二書云、荊公祠堂記、與元晦三書併往。可精熟讀。此數文皆明道之文。非止一時辯論之文也。元晦書偶無本在此。要亦不必看。若看亦無理會處。吾文條析甚明。所舉晦翁書節。皆寫其全文。不增損一字。看晦翁書。但見糊塗沒理會。讀吾書坦然明白。吾所明之理。乃天下之正理。實理。常理。公理。

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學者正要窮此理。明此理。今之言窮理者。皆凡庸之人。不遇眞實師友。妄以異端邪說。更相欺誑。非獨欺人誑人。亦自欺自誑。謂之謬妄。謂之蒙闇。何理之明。何理之窮哉。贊仲爲人質實。學雖未至。且守質朴。隨分檢省。雖未必盡是。却僅勝誑妄之人。餘見第二卷

許昌朝

許昌朝、名未詳、里居官階無可考、惟先生翠雲題壁、稱淳熙己酉長至後二日寫許昌朝家、明日之遊、昌朝與焉、按翠雲寺、在雲林山、昌朝家其地、則金谿人也、先生嘗云、許昌朝集朱呂學規在金谿教學一冊、月令人一觀、固好、然亦未是、某

平時未嘗立學規但就本上理會有本自然有末若全去末上理會非惟無益今既於本上有所知可畧畧地順風吹火隨時建立但莫去起爐作竈

按先生門人有許中應又有許昌朝並嘗為教授中應已見前或云昌朝即臨川開禧元年進士名之選者曾任南雄教授時金谿多由臨川籍中式如先生與文達公中進士江西通志選舉表並注曰臨川人蓋亦以臨川籍中式者也

劉進士造

劉造字深父建昌南城人慶元二年進士或云係天台劉深父齋為侯官尹者杯水論而真西山為之題跋者未知孰是先生答深父書已節錄於第二卷讀書條下其餘補錄於此

云來書示以方冊所疑。足見爲學不苟簡。然其理皆甚明白。本無可疑。若於此未能通曉。則是進學工夫不甚純一。未免滞於言語爾。今欲一一爲深父解釋。又恐只成言語議論。無益於深父之身之心。非徒無益。未必不反害之也。大抵爲學。但當孜孜進德修業。使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日少。光明日著。則聖賢垂訓。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有不加思而得之者矣。若固滞於言語之間。欲以失己滞物之智。強探而力索之。非吾之所敢知也。某銓曹再黜。來歲又未免一來。深父勉之。謹無以言語議論妨進修之路。使此心之良。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而有雨露之霑滋。雷風之鼓舞。日以暢茂條達。則來示數章。不求解於他人矣。

豐宅之

豐有俊宅之、慶元府人、清敏公稷之裔、從學於先生甚久。先生有答宅之書云、比年山居頗有泉石之趣朋友之樂。恨不得與吾宅之共此。永嘉郁文之筆吏不能多錄、設往數篇、亦足以知山野況味、又云使人到山間値持之疾、作老夫亦苦頭痛、登山未久、應酬殊役役、作復莫究所懷、行營雜錄載宅之偶過酒樓、見小娼類故人女、詰之果然、因白臨安尹王宣子佐共出資厚嫁之、亦有得於躬行實踐者也。

諸葛誠之 兄受之

諸葛誠之名千能、浙江會稽人、乾道八年、先生成進士、歸家、道經富陽、誠之與孫應時石應之等、俱來從學焉。

先生與誠之書云、誠之嗜學甚篤、又有筋力、朋友間尤所賴。若諷後曾與淳叟款曲否、既見其過義不宜嘿承論唯知頓

身於規矩準繩中而痛鋤狂妄之根誠使心不狂妄而身中規矩準繩不亦善乎縱未能如此但狂妄日減日就規矩準繩日以純然亦爲難得以誠之之勤篤從事於規矩準繩中此亦其所長也但不知所謂狂妄之根者果何如將何如而鋤之不如下手鋤時便鋤得去也無若鋤得去自後却遂無此矣爲復此根非若草木之根一鋤去後便無雖鋤得去又復生耶爲復雖鋤之而不能盡去之耶又不知此狂妄之根與常人同不與常人同是素來有此是後來起得若後來起得却是因何而起凡此皆當辯明又誠之所愳惕者爲復只是狂妄未息未中規矩準繩而愳惕爲復別有未足處愳惕爲復二者兼之此一節亦須明白古人不自滿假克自抑畏戒謹不覩恐懼不聞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取善求

益如恐不及者乃其踐履之常也誠若此者非如桎梏陷阱然也中庸言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大學言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此其辨也講學固無窮然須頭項分明方可講辨若自交加糊塗則須理會得交加糊塗處分明方可講辨如楊朱墨翟老莊申韓其道雖不正其說自分明若是自分明雖不是亦可商確理會大抵講學有同道中鞭策切磨者有道不同而相與辨明者如孟子與楊墨告子辨此是道不同而與之辨明者也如舜禹益皐陶相與都俞吁咈夫子與顏淵仲弓閔子騫相與問答是同道中發明灌溉鞭策切磨者也如子夏子游之論門人小子子張子夏之言交道雖同師夫子各有所得亦是有不同處當時子夏子游子張各知其有不同乃有商量處縱未能會通亦各自分明若更要理會盡不

糊塗承合并之期不遠且欲得誠之自理會頭項分明無甚相見有可理會也

先生答誠之第二書云承喻學術更不費力未無懈怠自然常不離道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地矣此理固無阻顧恐公未有此力量爾中人之質戕賊之餘以講磨之力暫息斧斤浸灌於聖賢之訓本心非外鑠當時豈不和平安泰更無纇難繼續之不善防閑之不嚴昏氣惡習乘懈而熾長其本心覺之而未復豈徒遠無纇也一意自勉更無他疑則也自解矣此頻復所以鑑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而後獲也繼續之善防閑之嚴中人之質亦恐未能免昏氣惡習之間作然辨之於早絕之於微則易為力耳鄉見誠之未夜而睡非有疾病非委頓不能支持但氣昏體倦欲睡而遂縱之耳誠

之。不能。於此、時少。加勉強誅而勿縱而欲別求道術別起疑
惑。不亦左乎鄭子産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
以修令夜以安身所以節宣其氣而勿使壅閉湫底以露其
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此語不可以易之也此一節無疑
方能課怠與敬辯義與利本心之善乃始明著而不習無不
利矣。

其第三書云承諭為學與衆時異觀書辭誠有用功處但如
此懊惜亦甚害事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懈怠流浪患不
覺耳覺即改之何暇懊惜大丈夫精神豈可自埋沒如此於
此還疑不便者頗宜其在已未得乎泰於事有不燭照于細
觀察有何滯礙為仁由己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我未見其
力不足者聖人豈欺後世識之於此不決然獨進豈不忍去

其節杏之私耶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在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者亦人耳誠之欲自棄耶所示書稿三道丙吳深甫書辭甚傷至于宜書則齊東有病此乃楊子嘉所謂屈於勝己者而伸於不已若者也

誠之篤信先生之學亦嘗與朱子往來淳熙十一年朱子作曹立之墓表論立之疑求心之學辭氣抑揚頗偏重於讀書講論包顯道等見之深不以為然其實先生並非一於求心而不務講學者故朱子以書來問而先生答以亦好未嘗毀議而識之恐彼此學徒競辯或啟門戶之釁致書朱子勸其不可相激朱子答書云示喻競辯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立之故反有

所淑如來諭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于静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不能盡同者正當虚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少長之序禮遜之容至今悵不滿云

諸葛受之誠之之兄也兄弟皆師先生受之信道之篤進學之勇顧不及其弟先生嘗答書以勉之云某自承父師之訓平日與朋友切磋叛未嘗少避爲善之任非敢奮一旦之決信不逮之意徒爲無顧忌大言誠以疇昔親炙師友之次實切自反灼見善非外鑠徒以交物有蔽淪胥以亡大發愧耻

自此鞭策駑蹇不敢自弃今契丈之賢乃復積誄於此無乃反己未切省己未深見善未明以不能自奮也倘一旦惕然沛然誰得而禦孟子曰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幸勿久自屈抑愚見如此若有未安幸詳見教

郎元壽

郎元壽福建邵武人名未詳年齒甚長聞先生講學負笈來從執禮甚恭嚴松錄先生語中一段云邵武郎元壽聽話累日自言少時獨喜看伊川語錄先生曰一見足下知留意學問且從事伊川學者既好古如此居鄉與誰遊處元壽對以賦性冷淡與人寡合先生云莫有令嗣延師否元壽對以延師亦不相契止是託之二子耳先生云既是如此平生懷抱欲說底話分付與誰元壽對以無分付處有時按視田園老

農老圃雖不識字喜其真情四府之間與之相忘酬酢居多耳先生顧學者笑曰以邵武許多士人而不能有以契元壽之心契心者乃出於農圃之人如此是士大夫儒者視農圃間人不能無愧矣先生因言世間一種恣情縱欲之人雖大狼狽其過易於拯救却是好人剗地難理會松云如邱丈之賢先生還有力及之否先生云元壽甚佳但恐其不大耳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與人同耳但恐不能爲堯舜之大也元壽連日聽教方自慶快且云天下之樂無以加於此至是忽而蹙變色而答曰荷先生教愛之篤但某自度無此力量不敢僣易先生云元壽道無此力量錯說了元壽平日之力量乃堯舜之力量元壽自不知耳元壽默然愈戚退松別之元壽自述自聽教於先生甚樂今胸中忽如有物梗之者姑抄

先生文集歸而求之再來承教

曾敬之

曾敬之名未詳里居官階亦無可考師事先生好作文先生嘗以書戒之云為學日進為慰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為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亦可知矣適出書不時復

仲誠

徐仲誠名未詳里居官階亦無考疑亦金谿人早事先生於槐堂又及事梭山先生則非遠方學者矣先生語錄記徐仲誠請教先生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

[illegible]云、如鏡中觀花、答云、見得仲誠也。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眞甚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少間、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汝說內、汝只管說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楼山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是要語、答曰、未知學博學什麼、審問個什麼、明辨個什麼、篤行個什麼

曾友文

曾友人、名未詳、少聰穎、應試不售、以相人術遊於士大夫家、先生愛其才、勉令爲學、贈以言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生占畢諭理稱道經史、未見祗悟。乃獨業相人之藝、藝雖精、下矣。六書又能自悼曰、昔之穎頭稱引孟子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之言、年又尚少、則舍其舊而新是圖、此其時也。生其勉

之友文感先生之言發憤爲學卒爲善士云

繆文子

繆文子名未詳里居官階無考惟見李敏求錄先生語云繆文子資質亦費力幕外尤瑞每見他退去一似不能脫羅網者天之所以予我者至大至剛至直至平至公如此私小做甚底人須是放教此心公平正直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某今日作包顚道書云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令人之學正坐反此耳又云人須是閑時大綱思量宇宙之間如此廣闊吾身立於其中須大做一個人文子云某嘗思量我是一個人豈可不爲人却爲草木禽獸先生云如此便又細了只要大綱思且如天命之謂性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

須是放教規模廣大若舜常思量得臨事自省力不到得淡陷溺了文子云某始初來見先生若發蒙然再見先生覺得心下快活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先生云見得明時何持之有人之於耳要聽即聽不要聽則否於目亦然何獨於心而不由我乎

張次房

次房臨川人初師事文達公嘗居官有列於朝棄官歸問學於先生莫詳其名惟見嚴松年錄先生語有云臨川張次房下第于賦歸去來辭棄官而去杜門經歲來見先生先生云近聞諸公以王謙仲故推輓次房一出是否次房曰極荷諸公此意愧無以當之先生云何荷之云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凡諸公欲相推輓者姑息之愛也

次房初歸時、一二年間正氣甚盛、後來寖弱、先生教救拄力推輓、是後正氣復振、比年又寖衰、次房莫未至無飯喫否、若令諸公此舉、勢亦難行、反自取辱耳、某今有一官不能脫去、得令又令去荊門、某只得去、若竄去南海、某便著去、次房幸而無官了、而今更要出來做甚麽、次房云、恨聞言之晚、不能早謝絕之也、按語錄所記先生有荊門之命、是時王謙仲已由江西帥入爲樞密使、位已尊矣、而在朝諸公以謙仲故、欲輓次房、是次房與謙仲交好、而其官亦不卑矣、又云恨聞言晚不能謝絕、是以諸公推輓而復出也、然不可考矣、

曾充之

曾充之未詳其名貫、惟包顯道錄先生語云、曾充之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爲誰打關節來、只此是學、又無事尚觧怠、今

當機對境乃不能明云云先生知其隱事則亦近地之學者也

鄭學古

鄭學古名貫亦未詳惟李敏求錄先生語云先生因論補試得失先生云今之人易爲利害所動只爲利害之心重且如應舉視得失爲分定者能幾人往往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惟曹立之萬正淳鄭學古庶幾可不爲利害所動故學者須當有所立免得臨時爲利害所動

劉季蒙

劉季蒙名貫未詳先生贈序自署壬子月日蒙泉守陸某測先生守荊門時來問學者也其造詣不可知觀先生序言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禪伯眞爲大祟無世俗之陷溺無二

樂之迷哉。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宇宙之間。其樂孰可量云云、豈其人天資高明。已造此境。抑初知向往。猶徘徊於岐路耶。

周康叔

周康叔名未詳、或云、先生同里人也。包顯道錄。先生語云、周康叔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扶渡于訟事來。蓋先生教人。務求。躬行不專講論。故於來問學者。並直指其心眚之病。令揚然求其本心。應知所愧厲而卓然有以自立也。

程敦蒙

程敦蒙名未詳里貫亦無考。惟見先生語錄。蓋與朱季繹、楊子直同侍學於先生者也。

江泰之

江泰之名未詳里貫亦無考或曰金谿人或曰貴溪人先生語録載泰之問恭每懲忿窒慾求其放心然能暫而不能久請教答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忿窒慾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末

郭邦逸 火邦瑞

郭邦逸名未詳里貫亦無考先生年譜載先生答邦逸書在紹熙元年先生居象山方丈時而書中謂偶有姪婿之喪不得占後又謂山間朋友雲集不可久孤其望是先生暫還家而邦逸以書來問學於家者書中云垂示晦翁問答是嘗問學於朱子而有所疑而轉問於先生也朱子續集載答郭邦逸書無論學語不知其所言云何今錄先生答邦逸書云尊

价泰書細視縷迺如掇盛德亟發讀之慰浣良劇教以大對一本尤深降歎緊鑿精實非泛泛揚屋之文也君子義以為質得義則重失義則輕由義為榮背義為辱輕重榮辱惟義與否科甲名位何加損於我豈足言哉吾人所學固如此然世俗之所謂榮辱輕重者則異於是薰染其間小有不辯則此義為不精矣當使日著日察烱然不可渾亂也則善矣吾示晦翁問答良所未諭聖人與我同類此心此理誰能異之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又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今謂人不能非賊其人乎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吾身不能居仁由義則謂之自棄聖人於此理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賢如顏子猶未至於不思不勉曰三月不違則猶

有時而違也。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未嘗復行。則言其不遠而復也。然則雖未至於不思不勉。而思勉之工益微矣。氣稟益下。其工益勞。此聖人賢人衆人之辨也。語云。顏子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日月至三月不違。與至誠無息。則有間矣。若其所至所不違所無息。豈容有二理哉。古人惟見得此理。故曰。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學者必已聞道。然後知其不可須臾離。知其不可須臾離。然後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元晦好理會文義。是故二字也不曾理會得。不知指何爲聖賢地位。又如何爲留意。此等語皆是胸襟不明。故揍得如此意見。非唯自惑。亦且惑人。盛价至此、偶有姪婦之喪、又賤體中暑、連日不得

占復、山間朋友雲集、亦不可久孤其望、勢當一往、又縣宰終滿與之爲別、諸事紛擾、亟取紙作復遠書、不能倫理、近有復元晦書、錄往一觀、及有史評一首、又有書二本、宜章學王文公祠二記、併錄呈、得暇精觀之。亦可以見統紀也、鄒邦瑞、邦逸之兄、名亦未詳、先生與書。謂新天子陞黜殊乖物望。欲其糾劾處華要者。蓋在光宗紹熙初年。而朱子續集有答鄒邦瑞書。謂抗疏觸邪、遂去言職。是邦瑞因先生之言而徑上疏也、今錄先生與邦瑞書於後云。前此辱令弟邦逸遣人臨存、復書中託拜意、近亦嘗得家問否。令爲况如何。新天子登極、海內屬目、而風憲之地、陞黜殊乖物望。非細故也。山林之人、但以草野與議言之耳。未知修門之内。其議論。又何如也。良心正性。人所均有、不失其心。不乖其性。誰非正人。

縱有乖失思而復之何遠之有不然是自昧其心自誤其身耳及處華要而不知改是又將誤國矣有能明目張膽而糾正之者乎有能惻怛豈弟以感悟之者乎區區周婁之心猶不能無望於左右別後還除未足為門下言也姪孫濬庭大學家書戒令求見此子近亦少進於學幸與進以子弟視之可也又按紹熙三年監察御史郭德麟以察事左遷德麟二字與郭邦瑞叶疑即其人也又按朱子答邦瑞書稱其清名直節足為里閭光寵意邦瑞非新安即建安人矣

朱季繹

朱季繹名未詳先生與包顯道書云朱季繹之歸不及作書繹之恐是季繹名則亦南城人也與李伯敏同從學於先生故屢見於伯敏所錄語中先生以其好主張己見又好辨異端

偏於講論、先生嘗謂季繹即是異端、欲救其失也。朱子與門人書亦舉先生此言謂朱季繹亦其所指爲異端者、不知何如。蓋先生所謂異端不專指二氏。先生嘗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又云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季繹多立意見。好多辯論故以異目之、非謂其有他也。伯敏所記、稱朱季繹云、如致肆義利之說、乃學者持己處事所不可無者、先生云不。曾行得說這般閑言語、則甚。如此不已、恐將來客勝主、以辭爲勝。然使至此、非學者之過、乃師承之過也。朱云近日異端邪說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如何。朱云、如禪家之學、人皆以爲不可無者、又以謂形而上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穴、先生云、吾友且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來。自不知已之害、又烏以知人之害也。包顯道常云、人皆謂禪是人不可無

者、今吾友又云害道、兩箇却却好縛作一束、今之所謂害道者。却是這閑言語

伯敏又記先生語、謂先生嘗謂敏求云、人要知我之所有者。伯敏云、非辯未嘗敢爲。先生云、不過是硬制在這裏。其間有不可制者。如此將來亦費力。所以要得知天之予我者。看吾友似可進。緣未曾被人閑言語所惑。從頭理會。故易入。蓋先入者爲主。如一器皿。虛則能受物。若垢汙先入。後雖欲加以好水。亦費力。如李繹之學駁雜。自主張學問。却無奈何一日

伯敏問云、以今年校之去年、殊無寸進、先生云、如何要長進。若當爲者有時而不能爲。不當爲者有時乎爲之。這箇却是不長進。不恁地理會。泛然求長進。不過欲以己先人。此是勝心。伯敏云、無箇下手處。先生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

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是下手處伯敏云如何樣格物先生云研究物理伯敏云天下萬物不勝其繁如何盡研究得先生云萬物皆備於我只要明理然理不解自明須是隆師親友伯敏云此間賴有季繹時相勉勵先生云季繹與顧道一般所至皆勉勵人但無根者多其意似欲私立門户其學爲外不爲已世之人所以攻道學者亦未可全責他蓋自家驕其聲色立門户與之爲敵嘵嘵騰口實有所未孚自然起人不平之心某平日未嘗爲流俗所攻攻者却是讀語錄精義者程士南最攻道學人或語之以某程云道學如陸某無可攻者又如諸公義均骨肉蓋某初無勝心日用常行自有使

他一箇敬信處

羅進士獻

羅獻字章夫建昌南豐人登慶元二年丙辰科進士早歲師事先生比登第時先生卒已四年不及見矣其歷官未詳先生勉其進學嘗與之書云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安能著是過不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真知非則無不能去真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其過也

陸子學譜卷之十五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　紱編
平越王士俊校

弟子十

吳顯仲

吳顯仲名未詳、里居官階亦無考、然先生荅顯仲書謂包顯道歸述此爲復則必建昌南城人也、其第一書云、屢承訪逮、蓋負笈及門者、先生語錄中一段云、顯仲問某何故多昏、先生曰、人氣禀清濁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即隨時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眩了、顯仲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

落得盡方是因語顥仲云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人資性長短雖不同然同進一步則皆失同退一步則皆得問傳季魯如何而通如何而塞因曰某明時直是明只是懈意時即塞若長鞭策不懈意豈解有塞然某纔遇塞時即不少安即求出若更藉朋友切磋求出亦鈍甚矣所以淹沒人只用說閑話之類亦能淹人其適被顥仲說閑話某亦隨流不長進亦甚然通時說事亦通塞時皆塞

先生與吳顥仲書云辱承訪遠深見嗜學之誠顧荒謬無以塞盛意為別未幾已有思詠便風得書承比辰進修多福為慰顥仲質朴甚可嘉為學固不可迫切亦當有窮究處乃有長進若能隨分窮究磨塊豈所患也又所依得賢主人不患無浸潤之益也淡遽占復莫既所懷惟勉學自愛

其第二首亦得古意之、其辭與歸時書辭不相類、佳平常要帖、無甚病痛、但恐亦是偶然耳、若果如此、自能隨時學問、不患無益、縱無甚益、亦不至有謬戾也、況朝夕得親炙黃丈、又得與濟先相處、不可謂乏師友也、包顯道歸、遣此爲復、其兄所欲言、惟勉學自愛、

顯仲頃留意文藝、而嘗以不能工爲念、先生答書云、得書、承比來履用佳適、進學不替、爲慰、來書見黔所學、仍見敎道說、頃以藝能不如人爲憂、此甚非也、當書論語弟子入則孝出則弟一章、併于夏賢賢易色一章、於几案間、朝夕觀省、以文前過、讀書作文之事、自可隨時隨力作去、才力所不及者、甚不足憂、甚不足恥、必以才力所不可強者爲憂爲恥、乃是喜夸好勝、失其本心、其所謂不依本分也、

馮傳之

馮傳之、名未詳、或云即楊慈湖妹壻名象先者、未知是否、其官階無可考、而先生答書、有已遂改秩自此進用之語、則亦非從一命也、傳之敬服先生、論人物不必相識、但據其言論、即知其心、見先生答王覲伯書、又先生與薛象先書、論書同官傳之與焉、則與先生在敕局時相問學者也、其書謂傳之氣質恢傑、吾甚愛之、恨向來相聚日淺、不能養其大端、若只如此、恐不濟事云云、蓋期望之意甚切、又嘗答傳之書、言春末在都城、閱邸報、竊知已遂改秩、自此進用、吾道之幸、然不賛喜。吾人仕進。自有大義。所貴乎學者。以明此義耳。不學者。固不足道。號為學者。而又牽於俗論私說。則是義猶未明。私猶未徹耳。來教謂不可為外而漫勸是矣。若眡眡然顧流俗

之議論則安在其為知道明義也。計利害計毀譽二者之為私均也。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天之所以為天者。是道也。故曰唯天為大。天降衷於人。人受中以生。是道固在人矣。孟子曰、從其大體。從此者也。又曰、養其大體。養此者也。又曰、養而無害。無害乎此者也。又曰、先立乎其大者。立乎此者也。居之謂之廣居。立之謂之正位。行之謂之大道。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何以為大丈夫。儕之氣質。恢乎似道。顧恐不志其大。而臨深為高。加少為多耳。願益勉旃。無苟自畫。則吾道幸甚。先生又嘗與劉志甫書、亦勸其勉勵傳之。蓋奉泰於傳之也。

鄭文肅湜

鄭湜、字溥之、閩縣人、列偽學禁中。福州府志云、乾道進士、慶

元初以起居直學士草趙汝愚罷相制有扶危定傾任忠竭節語韓侂胄大怒出知本州後召入爲刑部侍郎卒謚文肅先生答鄭溥之書云趙仲舉歸奉書慰浣之劇竊知晉丞大府此亦未足以處賢者今當復有清切之除矣屏居者未之聞耳往年山間粗成次第便有西山之遊相繼有事役殘歲遂不得一登比來朋友復相會集月朔除一小功報復即登山爲久駐之計去冬與邵機宜一書頗究爲學本末今往一觀遊仙巖題新興寺壁數語頗足以見居山之適臘月得元晦復論太極圖說書錄以一書復之今併往此老才氣英特平生志向不沒於利欲當今誠難其輩第其講學之差蔽而不解甚可念也士論方仰誠得此老大進此學豈不可慶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心之靈苟無壅蔽昧沒

則痛癢無不知者罔之治忽民之休戚彝倫之敘斁士大夫學問之是非心術之邪正接於耳目而眞於其心則此心之靈必有壅蔽昧沒者矣在物者亦在已之驗也何往而不可以致吾反求之功此所願與同志日切磋而不舍者文藻特游之餘事比來議論節概凜凜近古願加不息之誠日致充長之功則吾道幸甚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吾人之學安得而不自致哉某向嘗妄論賢者封事不逮奏篇蓋愚意以爲但當因天變疏陳缺失以助主上修省之實不必曲推事驗如後世言災異者審見元祐三年呂益柔廷對有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爲其著事應之說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爲後王戒而君子有取

爲者爲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實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其言雖未精盡大概可謂得矣如乍警乍縱不能純一之言可謂切當至於雲將族而復散雨將下而復止爲天意奚類而然則思以爲不必如此言也又如證以仁祖密立事亦恐於本指未相應更願精思之格君心之非引之於當道安得不用其極此責難所以爲恭而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者所以爲不敬其君也思慮審精每及一事既舉綱領又詳其條目使立可施行此濟之所長也然其本末偏重實未一貫故原根底雖若精純終篇讀之却覺渾亂無統臨運率之勢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必舉

綱領挈然後能及此也行百里者半九十願吾黨勗焉
先生卒於荆門年譜載江淮總領鄭湜祭文止存其畧後見
任希夷伯起所爲斯菴集有代江淮總領鄭湜祭陸荆門文
云嗚呼道晦難明學絶誰續人而有志命何不淑伊昔中州
有來二陸畜跡江介湖鶩振鷺家庭之行世想其風賢關之
美翕然景從脩賢方嶽長公云亡君益自振燦然有光聖去
千載所傳者書君獨深造忘其緒餘謂心至靈可通百聖外
物雖繁在我能鏡欲世知師欲人知味未之能行慨其將廢
若夫素懷尤具經濟武事兵書抵掌論議英明通達事物無
細自以無前曾未用世豈不登朝惟監之貳一麾荆門僅爾
小試增城設湟爲國遠慮所懷何長所事未既顧念疇曩晤
言朝夕分處江湖歲年屢易忽聞訃音悲慟悽愴王事方縻

莫匆莫往。緬言象山。無復湮滅。白雲英英。瞻望永訣云云。蓋伯起是時爲溥之幕職。故代爲此文也。伯起從學朱子。其後入參政府。依違史氏。相業無可稱。然當陸子歿時。正其師與陸子辯無極忿爭之餘。其爲此文。乃推崇陸子如此。其至雖代作之文。意本主人。溥之之得於陸子者固深。而伯起亦可謂知足以及之矣。

趙景昭

趙景昭名貫未詳、其兄景明、名燔、先從學於呂伯恭、兼來爲撫州守、景昭與先生爲同年進士、在臨安與先生相款、亦有意於學者、以省兄至撫、遂來問學、鵝湖之會、景昭從行、與聞講論、深相信服。景昭官階所至無可考、其除授大理司直也、先生嘗以書勉之云、新除極爲賛喜、邦之司直、非兄其誰與

歸、刑官古人所重皋陶尸陳謨論道之任而舜命作士今司直之名猶在大理又適爲賢者進用之階。殊令人增慕古之懷。今日法制未容人遺實其名然珠藏淵媚兄必有以處之矣。

張季忠

張季忠名貫未詳從事先生勇往力學爲同輩所推服。先生嘗與季忠書云聞元忠說友朋間唯季忠篤志不懈甚爲之喜、人苟有志於學自應隨分有所長益所可患者有助長之病耳雖古聖賢尚不能無過所貴能改耳。易稱顏子之賢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由是觀之。則顏子亦不能無不善處。今人便欲言行無一不善恐無是理。往往只是好勝每事要強人要人檢點不得不知此意已與古人背馳

矣若無此意。但寬平隨分去。縱有過。亦須易覺易改。優柔饜
未改其過亦須輕。故助長之病甚於忘。季忠之意。忘病自少
所患有助長之病。雖未加益。亦自平穩。況必不能不有益耶。

按雖未加益之上似有脫句

葛少良

葛少良。金谿人。未詳其字。其兄名逢時。字才美者。能文章。有聲庠序。與文達公同年成進士。其父名賡。字德載。有德量而材武過人。屢破山賊。有功於鄉黨。以子貴封宣義郎致政。知敬禮先生。故少良與第四兄宗允並師事先生。見先生所爲其父葛致政公墓誌

劉志甫

劉志甫名貫經。考先生答書。言其與王順伯相繼入冊府。則

文學侍從之列也、先生書辭勉勵甚切、期以成物、欲其切磋
焉傳之、則所造高矣、今錄先生答書於後
桃仲舉還、得書讀之、渙然渙用懋悔、慚伯與足下相繼入冊
府、亦前時所無、求外想亦未容遂也、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
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
交遊間氣質不至扞格者、尙日有麗澤之益、此其為進德之
驗甚著焉、備之氣稟恢然、當今難得、所當共愛惜之。何來相
聚失於懶散不曾與之、略其大端去歲嘗有一書勉之。近得
其書、殊覺其邈然不相入、深為惋惜、志甫尚能致力於此乎。
今錄向來書纍去、若致力切磋、庶有其端也。近與春伯一言、
痛箴其陋習膏肓、能索觀之、為進道之行不行、固天也、命也。
至於講明則不可謂命也、知言者。亦何必俟其效之著而知

其所到哉此心本靈此理本明至其氣稟所蒙習尚所梏俗論邪說所蔽非加刮劘磨切則靈且明者曾無驗矣

顏子堅

顏子堅名貫未考往來問學於朱陸二先生一日棄儒服爲僧先生絕之嘗與詹子南書云顏子堅既已去髮非吾人矣此人資性本亦虛妄故卒至於此按子堅自謂本不足錄而後之妄人如陳建輩輙借子堅以誣先生不知先生固已絕之且子堅亦嘗問學於朱子其答子堅書現存大全集中豈亦足累朱子耶故存其人而辨之如此子堅既爲僧猶以書來講學先生答之云向在八石時嘗納區區之忠既而子堅用節級許人推敲遂變儒服端以爲迂拙之言必蒙見棄屬者屢蒙見過每於部言謂有所落追念疇昔爲之慨然乃知

高明終當遠到豈遽不能明衆人所同知之過哉蓋先生辭婉而責之深終望其改過而反歸於正也

李季遠

李季遠名貫未詳止見於先生答包詳道書云近得李季遠書盛陳別後爲學工夫大抵以爲朝夕不斷涵泳甚有日新之意又以詳道以本無事之說排之渠又論不可無事之故來復書云所示與詳道議論不合之處皆是講學不明人持所見以爲說用相切磋殆如兒戲今此得信又有與敏道異同之論要亦是兒戲耳精勤不懈有涵泳玩索之處此亦是平常本分事豈可必將無事之說排之如讀書接事間見有理會不得處却加窮究理會亦是本分事亦豈可教他莫要窮究理會若他持此說者元無着實但是虛意籠說立議論

於無益於事實、亦須窮見其底蘊。只就他虛意無實處理會。只可以一說攻一說、如詳道來書、甚見已學不明。但就虛說之病。按先生此書、季遠與詳道講論往復、則季遠亦南城人、與包氏兄弟同來侍學者也。

廖幼卿　兄懋卿

廖幼卿、名未詳、與兄懋卿並師事先生、其里居官階無考、然觀先生答幼卿書、謂懋卿與傅仲昭相聚、疑二廖亦南城人也、今附先生答幼卿書於後、

適聞傅仲昭語及懋卿坐間假寐、仲昭以為此必未能自拔、此殆不然、仲昭未知此理、非但仲昭未知此理、料幼卿亦未知此理。人未知學、其精神心術之運、皆與此道背馳、一旦聞正言而知非、則向來蹊徑為之杜絕、若歸於惟新、固當精神

筋力皆勝其舊然如此者難得但得不安其舊雖未有日新亦勝頑然不知與主張舊習者遠矣今想卿雖未有日新之功若其田地則是已知舊見舊習之非不復就其上主張運用故如此耳此不足爲深害但少俟之徐觀其幡然則大善矣朋友間不深知此理迫之太甚罪之太切則又反爲害矣

李伯誠

李伯誠名貫未詳或云慶元人也與楊袁沈舒四君子同學先生慈湖遺書有代李伯誠祭先生文云某於象山先生文安公受罔極之恩片言頓覺如脫桎梏清明光大到於今日用云爲變化夫人之喪承訃後時今既襄奉既禫祥矣茲敢敬致三牲之禮于文安公暨夫人几筵之前日月遷流斯覺未嘗流死生雖異斯覺未嘗異言辭有極斯覺無極欲報之

德昊天罔極。觀此文之辭、雖出慈湖代作、然伯誠受教亦已深、而所造亦已高矣。或又謂伯誠即先生集中所與書之省幹也、

張進士宏

張宏、字元度、臨川人、先生晚年、始來從學。中嘉定十一年進士、慈湖遺書、有贈元度序文云、臨川張元度、以鄉舉至禮部、持陸先生書、踵門就見、其辭氣已知其誠確可敬。及復見益知其篤志已學。蓋夜則收拾精神使之於靜。某曰、元度所以有本自成全、何暇更求。視聽言動不學而能、惻隱羞惡恭敬是非。隨感輒應。不待詔告。清明在躬。廣大無際。精神四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收之拾之、乃成造意。休之靜之、猶是放心。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吾心本無妄、舍無妄而更

求乃成有妄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元度猶自以爲未能無過某曰有過惡即改元度精神何罪而收拾之元度既以爲然矣告別復求書數語以歸某索之胸中實無說足以稱塞來意辭之不獲乃敘其畧而又告之曰元度好賢樂善孜孜如不及某堅謂元度自賢自善何所更疑而猶待他人爲淳熙丁未正月二十二日書於寳山官舍按此時蓋元度初舉於鄉如京師應省試也

陳去華

陳去華未詳其名廣東廣州人師事先生天姿甚高而年不永先生深惜之嘗論及門之士必稱去華嚴松年錄先生語云廣東一學者陳去華省發偉特某因問吾與點也一段尋常如何理會屢問之去華終以爲理會不得一日又問之去

華又謂理會未得某云且以去華所見言之某未至全然喫不得去華遂謂據某所見三子只是事上着到曾點在這裏着到某詰之曰向道理會不得今又却理會得去華頓有省自欽聽話一月前十日聽得所言皆同後十日所言大異又後十日與前所言皆同因有十詩別後謂人曰某方是一學昔在待歸後率南方之士師北方之學蓋廣中榮欽夫之教故以此爲北方耳

劉德固

劉德固名貫未詳與胥必先同事先生則必金谿人也

先生與胥必先第二書云劉德固須尚留山間前此未得渠同讀書但說得比卦稍詳看亦政不必遽爾多讀讀書最以精熟爲貴煩喻德固且熟讀比卦爲佳德固前此於文義間

多未通曉近所以開發之者非在文義每爲德固解說必令文義暢明欲不勞其思索不起其疑惑便未不害本文不妨實常令文義輕而事實重於事實則不可須臾離於文義則曉不曉不足爲輕重此吾解說文義之妙旨必先亦不可不知也然此亦豈可強爲之哉非明實理有實事實行之人往往乾沒於文義間爲蛆虫識見以自喜而已安能任重道遠自立於聖賢之門墻哉

馮元質

馮元質名貢亦未詳止見先生語錄中蓋與朱季繹楊子方同時來問學者也

陳師淵

陳師淵名貫亦未詳惟見先生翠雲題壁所謂陳師自作叙

洪者也、按翠雲寺在雲林山、是日許昌朝、胡無相、劉伯協等從先生同遊者甚衆、而師淵獨具飯、自非地主不能、然則師淵亦金谿人也、

倪伯珍

倪伯珍、名貫未詳、蓋結廬象山之上、而師事先生。蓋亦同郡或信州人耳、先生與吳子嗣書云、近得周元忠書、謂許伯伯珍諸人、有意遣與夫相迎、時伯珍等俱在象山也、先生題伯珍所居曰愈高、蓋其所結之廬在象山最高處耳、先生與黃循中書、謂與晦翁往來書錄往、伯珍彝輔會次章示之、蓋諸人皆結廬山中者也、

祝才叔

祝才叔、名貫未詳、或曰臨川南櫟人、結廬象山之上、從先生

門人先生題其所居曰規齋才叔因以爲號凡先生爲諸兄于題象山結廬齋額、並見淳熙十四年先生四十九歲年譜、

李德章纓

李纓字德章、臨川人、初從學於文達公復齋先生、旋與文達公同中乾道五年己丑科進士、後乃兼事先生。丙江志曾極傳云、遠近學者宗陸氏之學。自極之父滂與李德章師復齋始、二人與先生兄弟年輩相等。而能屈己以從。首崇師道爲界閭率先。蓋皆有識之士。卓然不囿於流俗者也。

吳君玉

吳君玉名貫未詳、或云臨川人、即淳熙十年甲辰科進士吳琮、或云名鎰、即葉水心所薦於執政三十四人之一也、君玉至槐堂從學。乃先生三十四歲成進士後初歸家講學時。君

王天姿高明。巖松年記先生語云、先生言吳君王自負明敏至槐堂處五日、每舉書句為問、隨其所問、解釋其疑、然後從其所曉、敷廣其說、每每如此、其人再三稱歎云、天下皆說先生是禪學、某獨見得先生是聖學、然退省其私。又却都無事。又云、此人明敏、只是不得久與之切磋、

趙子新

趙子新名貫、未詳、少年從學。先生甚稱之。巖松年錄先生語云、先生嘗稱歎趙子新其質、謂人莫不有夸示巳能之心。子新為人稱揚。反生羞愧。人莫不有好進之心。子新恬淡。雖推之不前。人皆惡人言巳之短。子新惟恐人不以其失為告。羣居終日。默默端坐。陰有以律夫氣習之澆薄者多矣。可謂人中之一瑞。但不能進學、為可愛耳、或云、年亦未壯、答云、莫道

未也二十歲來一日予新至語之曰莫堆堆地須發揚卓前不能令人軒。卑後不能令人輊。何不發揚

董伯虞

董伯虞名貫未詳、或曰南城人、蓋昔註柳文名宗說者之族人也、幼事文達公、後事先生、時先生秋試未爲考官所取則從學之年、在乾道元年乙酉歲之前、先生答書年譜亦載於乙酉、蓋從學較他門人爲最早矣、書中稱其趨向不凡、爲環所居數百里間所不多有。又謂處其館幾半載、則非同郡人即建昌人矣。今附先生答伯虞書於後云、某秋試幸不爲考官所取、得與諸兄諸姪切磨於聖賢之道、以滓昔非、日有所警。易荊棘陷穽以康莊之衢、反羈旅乞食而居之於安宅、有足自慰者。足下往年心期於子兄子壽、今年又與僕相處、趨

向固不凡近環吾居數百里間前此蓋不多若足下者歟僕處足下之館幾半載而不能回足下眷眷聲利之心此誠僕淺陋之罪曾子曰視其庭可以搏鼠烏能與我歌乎仲尼顏子之所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金革百萬之衆在其中此豈可以二用其心而期與富貴利達兼得之者哉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孟子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又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孟子之時求人爵者尚必修其天爵後世之人求人爵蓋無所事於天爵矣捨此而從事於彼何啻養一指而失其肩背況又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非人力所可必致者而反營營汲汲於其間以得喪爲欣慼亦甚矣子思曰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避也來書訓無我笑此僕之所惆惜非所笑也足

下雖不言。僕固知之深矣。向僕旣不能。敢聞足下領試亦不中。甚欲即書一紙爲足下言之。因循不遂。比來此念尤切。方此圖之。竟爲來書所先。輒布此爲復。

喬德占

喬德占名貫未詳。惟先生答書頗策甚嚴。蓋亦有志於學而未能資用其力者也。今附先生與德占書於後云。某侍下粗遣。無足道者。拔讀來示。情文煥然。如昔者之見德占。未之有改。不唯不改。抑似有益甚者。故以爲學日知其難。過失日覺其多。朝夕恐懼。非不鄙無似。以爲可語。安肯及此。愚見所及。不敢自外於左右。所謂知難覺過者。蓋未知其難。未覺其過而恐懼者。非所以爲恐懼也。誠能知過知難。知恐懼。則雖無此言千里之外。尺書之間。當必有其驗矣。潛雖伏矣。亦孔之

照誠之不可掩固如此此過不除學者大患不然則如所云
省適足以增其驕益其疾而已矣將有窮年卒歲愈騖愈遠
而不自知者。甚可懼也。

按先生三歲失母、二十四歲丁父憂、三十九歲丁繼母憂
此書侍下粗遣。則德占從學亦在先生早年。

胡無相

胡無相、臨川人、生而聰慧、名妙明、撫州府志云、少時遇一僧、教其面壁靜坐、遂有領悟、能文、自號無相、名公卿多與之交、象山先生講易、一日無相亦來聽講、先生問理會得否、對曰、三畫未分露消息、六爻纔動錯商量、意議當時章句訓詁者穿鑿也、先生頗許之、自是來侍學。嘗偕劉伯協許昌朝等、侍先生遊雲林山之翠雲寺、無相爲茶供、見先生題翠雲寺壁、

晚年結菴常清觀脩然自得常以書寄先生憫俗學溺意見先生答之云惠書憂憫俗學傷悼邪見溺中時病惟是推許過盛非所敢承劉定夫得數日之款張誠于廻試期不及一見但得訊云回日見過穿夫亦約早晚登山山間朋友近多讀尚書上古道義素明有倡斯和無感不通只是家常茶飯今人既惑於利祿又蔽於邪說見說此理翻成特地豈不可憐哉

按無相早年雖從僧人爲禪學實未嘗爲僧不過如朱子問禪於妙喜耳撫州府志遂列之方外而稱之以僧誤矣如果爲僧則陸子書記豈不一語及之哉如顏子堅則斥爲非復吾人何獨畧於無相竊意過僧面壁亦不過因其名字之異而傅會之未必實有是事也

董元錫

董元錫名貫未詳、從學於先生。又師事文達公。疑亦全谿人、也、初元錫以書問學、謂知己難得。又謂疾小人如仇。先生答書云、元錫舊常有向學之意。而中自畫。每切念之。無由奉達。今因此輒致區區。幸少垂聽。往訓中言小人者甚多。不可一概觀。小人字雖同。而其所指乃有相去天淵者。論語所謂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又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又如尹士既聞孟子之言、則曰士誠小人也。此等則是學不至道。而闇於私見。不能終從其大體。故謂之小人。易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見利不勸。不威不懲。此則氣質乖戾姦險凶惡之小人也。治世盛時。若不格而從化則刑戮之所不貸。此兩者善惡雅俗汙潔之辨。如雲泥矣。元錫平時喜事好

修。何至爲由後之小人哉若由前之小人。則恐非元錫之所能及。今流俗不學之人。而其質不至於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又不得陶冶於先聖王之教。方憑其私意自以爲善。此則是俗人。不得謂之士。不得謂之儒。此輩必不能如尹士自知之明也。然俗人中。氣質又有厚薄輕重大小。平時所惜於元錫者。爲其氣質偶不得其厚重者。故不能自拔於市井之習。又輒憑之以妄議人之長短。所見日陋。如來書所謂譽即隨見也。知已之說亦陋。然吾能化陋以爲廣大。請借元錫知已之說而言之。元錫誠欲求知已。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但恐元錫怕進知已耳。元錫誠能不安其舊。惟新是圖。則本心可以立復。舊習可以立熄。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誰得而禦之。以

先生語錄又有一條云。初教董元錫自立收拾精神不得閑

說話、漸漸好、後被教授講解論語、却反壞了。蓋元錫未忘俗見。大好議論人長短。故教以不得說閑話則漸好。而教以講論則反壞也。

倪九成

倪九成名貫未詳、惟先生集中有答九成書。勉勵甚至。又責其精神意向無復向時從遊之意。則從學非一日矣今附錄答九成書於後、

春間承訪、恨不及款、其時見九成精神意向。皆已汩沒。追念向時從遊之意。無復髣髴矣。還獻愚衷。或冀自此幡然爲益不細。來書乃有但說病狀未說病源之疑。此乃俗見。固俗習深重。雖聞正言。未肯頓舍。自以曲折之意。爲曲折之說。亦其勢然也。譬如小兒讀書。多說懶方。未肯便入書院耳。要

知病源即此是也以九成之質有誠能深思俗見俗所之
惡能埋沒人靈蒙蔽正理思之既明惕然而吹奮然而興
出陷穽如決羅網如去荆棘而舞蹈乎康莊翱翔乎青冥豈
不快哉豈不偉哉尚誰得而禦之哉誠能於此自決則名方
乃在九成肘後良劑乃在九成囊中反而求之沛然甚足尚
何事觀我朶頤云哉人靈似當作性靈

李叔潤

李叔潤名貫未詳止見於先生與徐子宜書云李叔潤與之
言惡俗交戕之處泫然流涕感激良深自此亦可以爲學第
恨相處不久耳子宜書中又及端卿端木等皆問學於先生
者亦無可考

薛公辨

蔣公辨、名貫未詳、文集目錄作蔡公辨、未知孰是、集中有先生與公辨書云、所錄諸書、已逐一點對、末後復趙然道書甚多脫誤、可子細將錄本添改、庶可讀也、書字畫甚無法度。如傳字須向上着一點、不着點、便成傳字、古刻傳字專中不着厶字、但以不着點與傳字為別、所錄書其前尚稍可看、向後數篇甚刺人眼。結字既不端正、畫之長短皆顛倒失宜、向來蓋嘗說及此等處。何為都不省記、來書辭語病痛極多、蹟之甚不滿人意。用助字不當律令、尤為缺典、老夫平時最檢點後生言辭書尺文字、要令入規矩、如吾兒持之甚嚴、讀書絕不曾作文、然覷其不得已書尺與為舊屋之文、其助字未嘗有病、造語亦勁健。不至冗長、此亦是稍聞老夫平日語、故能然、且令覷吾子之文、乃如未嘗登吾門者耶、此便可自省矣。

詳沉靜心神自應日靈輕浮馳騖則自難省覺心靈則常有長進不自省覺即所謂動皆乖謬適足以貽羞取誚而[illegible]

按書中之言則公辨爲先生抄錄所爲文字蓋弟子之親切者而字畫之未善必細爲指示亦大程子作字甚敬之意而推原於心靈有無省覺固非僅欲字好也

吳文學恂

吳恂金谿人宋潛溪濂作東吳先生吳公墓誌銘云吳氏初自延陵而分五季末有諱嗣者自廣信遷撫之金谿其諸孫宋含光尉邦基生恂從象山陸文安公傳道德性命之學云云則恂之所造甚高惜其行業無可考也其六世孫東吳先生儀有大名見第十九卷

李將使雲

李雲、與國人、將家子也、有勇力、先生奇而教之、後獲用太尉畢再遇帳下、其家祠事先生、或問何爲、曰、雲少時常欲率五百人打劫起事、一日往見先生、蒙誨翻然而改、不然、此身不得爲人矣、見先生四十六歲年譜、